

夕照透入书房

文/冯骥才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奇。

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

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部分外的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亮闪闪的，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家书》的书名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

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

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混沌而荒谬的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

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

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

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傍。它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

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它究竟是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

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

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节选）

秋夜
文/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嘴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节选）

伤怀之美

文/迟子建

不要说你看到了什么，而应该说你敛声屏气凝神遐思的片刻感受到了什么。那是什么？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它仿佛来自银河，因为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更确切地说，为人们带来了自己扼住咽喉的勇气。

我八岁的时候，还在中国最北的漠河北极村。漫天大雪几乎封存了我所有的记忆，但那年冬天的渔汛却依然清晰在目。冬天的渔汛到来时，几乎家家都彻夜守在江上。人们带着干粮、火盆、捕鱼的工具和廉价的纸烟从一座座木刻楞房屋走出来。一孔孔冰眼冒出乳白的水汽，雪橇旁的干草上堆着已经打上来的各色鱼类。一些狗很懂得主人的心理，它们摇头摆尾地看到上鱼量很大，偶尔又有杂鱼露出水面时，就在主人摘钩的一瞬间接了那鱼，大口大口地吞嚼起来。对那些名贵的鱼，它们素来规规矩矩地忠实于主人，不闻不碰。就在那年渔汛结束的时候，是黄昏时分，云气低沉，大人们将鱼拢在麻袋里，套上雪橇，撤出黑龙江回家了。那是一条漫长的雪道，它在黄昏时分是灰蓝色的。大人们抄着袖口跟在雪橇后面慢腾腾地走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言语，世界是如此沉静。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天忽然落起大片大片的雪花，我眼前的景色一片迷蒙，我所能听到的只是拉着雪橇的狗的热气氤氲的呼吸声。大人们都消失了，村庄也消失了，我感觉只有狗的呼吸声和雪花陪伴着我，我有一种要哭的欲望，那便是初始体会到的伤怀之美了。（节选）



摄影 @ 飘飘

梅岭之恋

文/肖复兴

六年前的秋天，和梅岭擦肩而过。那天黄昏，从它的山脚下穿隧道到江西。过隧道前，趴在车窗前眺望梅岭，苍绿的山峰突然阴云密布，瞬间狂风袭来，雷雨大作，斜飞的雨点扑打在车窗上，仿佛是梅岭特意派来的使者，凛冽而苍茫，怪罪我路过它而没有拜访。奇怪的是，车子穿过隧道，那一边阳光灿烂，回望梅岭，仿佛一切并没有发生，恍然如梦，而梅岭阅尽春秋，淡然自若，依旧山色苍苍。不禁想起一句清诗：八面风来山镇定。

这是梅岭留给我最初的印象。这是一部大书，不是一首小诗。这是一幅油画，不是一帧水粉。

前年年底，在广州邱方、娓娓几位朋友的陪伴下，从广州出发，一路北行，过南雄，终于登上梅岭，心里竟隐隐有些激动。想起几年前在山脚下和它擦肩而过的情景，不禁觉得有些神示般的感应，虽没有那般的雷雨，却依旧阴云四合，岭南漫山草木的绿色，显得格外浓郁深沉，不似江南烟雨中的草木那样水嫩轻浮。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登梅岭，不像登别处的山，即使是有名的黄山和庐山，也不尽相同。你不是来游玩观赏风景的，而是来参拜历史和英雄的。到此一游拍照之后刷朋友圈的轻浮，首先要摒弃。（节选）

语丝

一个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不管你怎样鼓励他透过蒙着眼睛的布极力向外看，他也是永远不会看见什么东西的；只有把布解掉，他才能看见。

——【奥】弗兰茨·卡夫卡

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

——【英】玛丽·瑞璠特

心中有爱，就没有悲伤。不能让悲伤绝望把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填满。

——【加】阿诺什·艾拉尼

许多人都跟落叶一样，在空中随风飘荡，经不住几下翻转就落到了地上。只有少数的人像太空里的明星一般，循着稳妥的轨道运行，风雨影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本身之中自有自己的指标和道路。

——【德】赫尔曼·黑塞

你有很多天赋和优点，但不必摆出来展览，因为自大会把最优秀的天才毁掉。真正的才华或品行不怕被人长期忽视；即使真的无人看到，只要你知道自己拥有它，并妥善使用它，你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谦虚才能使人充满魅力。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晴偏好·暮秋

刘存发词

归何处，鲈鱼莼菜愁无数。秋风萧瑟凝霜露，花凋叶落芳菲去。

临江仙·秋怀

刘存发词

征鸿岂忍此凄凉。漠漠秋光渐渺，西风著意轻狂。欲飞频振翅，不舍向潇湘。

清平乐·秋思

刘存发词

同是天涯沦落，此间共对斜晖。故园何日能归，芦滩落雁休飞。遥念凉风吹晚稻，目断连天芳草。秋来悄悄，又被乡愁恼。

新赏析

APPRECIATION OF WORKS

离情难剪断，别恨又牵肠。无忧无虑也心伤。落叶残红无数，未知路在何方。